

文华作家丛书

张一瑛 著

神仙寨

SHEN XIAN ZHAIZHAI

作家出版社

神仙寨

张一瑛 著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

ZY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仙寨 / 张一瑛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5

ISBN 7-5063-3541-7

I. 神… II. 张… III. 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3010 号

神 仙 寨

作 者: 张一瑛

责任编辑: 贺 平

装帧设计: 鸿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 / 32

字数: 296 千字

印张: 11.875 **插页:** 1

印数: 001 - 2000 册

版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541-7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2004年春作者和作家摩罗、董晋、李辉柱、郭继恩合影于作者书房

朱彼得 摄

目 录

·鄱阳湖文学系列·

松山庙(中篇)·····	1
两次枪决(中篇)·····	58
飞来的枪声(中篇)·····	99
情中恨(中篇)·····	135
神仙寨(中篇)·····	184
囚犯传(中篇)·····	216
情殇·····	263
野渡口·····	276
找娘记·····	286

·矿山之歌·

三十六条人命(中篇)·····	293
懵子哥·····	322
矿山擒妖·····	330

·纺织掠影·

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·····	336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·乡情乡音·

寂静的小农舍·····	355
礼金·····	364
血溅山沟村·····	369

·后记······	374
-----------	-----

松 山 庙

一九四七年秋，在松山庙看守所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县的大事：在押的三十几名囚犯，一夜之间全部越狱逃跑，带头越狱的竟是牢里唯一女囚——兰妹仔。

兰妹仔是何样人？十字坡的“母夜叉”？梁山泊的“一丈青”？能飞檐走壁，能腾云驾雾？要不，她那里有那份能耐，在看守们的眼皮子底下，把犯人一个个带走？

讲来怕有人不信，兰妹仔长得并不像侠客那样高大粗蛮。这

也难怪，她娘兰大嫂做女人时是神仙寨有名的“一枝花”。俗话说，崽女像娘，兰妹仔生得秀气苗条就不足为怪了。讲起崽女，兰大嫂也有些本事，一连生了十胎，只是命不好，身边只留下兰妹仔一人，娘对她看得还不如心肝宝贝？兰妹仔刚生下时，娘请算命先生看了相，算命的说，兰妹仔星相相克，有大灾大难，只有放在松山庙里寄养，才能逢凶化吉，解难脱灾。

松山庙是寨里一座寺院，前厅后殿都是一式城墙砖，琉璃瓦，屋檐上雕着麒麟、狮子、飞龙、彩球，殿堂里菩萨门高树大，院里松柏参天，而院墙外漫山松林。它和相距三十里的镇湖庙都是鄱湖县数一数二的大庙。

在兰大嫂子做女时，松山庙确实繁华过，那时来庙烧香的人不断线，松山庙整年香火不熄。来松山庙敬香的人，有的是许愿，有的是求子，有的是托福，有的是去灾，五花八门，归总一句话都是求菩萨保佑。

兰大嫂寄子，并不是真要把兰妹仔寄放在庙里，只是画个卯，报个生辰八字登在庙簿上，拜主寺和尚为师父。然后每月初一、十五进庙来上香，进香时带上两斤清油，给庙里点上明灯，逢年过节封个红包，给菩萨更金换袍。红包里钱多钱少由施主自定，据说，钱越多心越诚，菩萨保佑也就越灵。如果师父有个三病二痛，徒弟也要尽尽弟子之心，服侍师父灌灌汤药，在僧房里有几间客房是专给孝敬师父的弟子住的。

兰妹仔的师父张禅师，六十挨边，身子健旺，双目灼灼有神。当年他削发为僧时，学过少林拳，很有点硬功夫，练了一付好身骨。他是松山庙鼎盛时进庙的，那时庙里和尚十几人，主寺也有几个，分管各路香火，只是后来满清倒位，袁世凯称帝，各路军阀群起纷争，四处匪盗乘隙而入，加上外国人人侵，灾荒连年，各方施主朝不保夕，哪里还有钱买香烛许愿，拎清油点灯，封红包给菩萨换金？断了香火，菩萨也不显灵，

庙里和尚见没了生计，也就自找门路各奔前程。张禅师父母早亡，无家可归，幸好庙里还有几亩庙产，租给山下农户耕种，庙堂房屋还未破败，张和尚便带着几个也不能归家的子弟，守在庙里没走。

兰妹子来庙拜师，正是张禅师靠庙产艰难为生的时候，罹难相顾，老和尚自是刮目相看。兰妹子长到十一、二岁时，出落得比她娘还标致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两片薄薄的小嘴唇，开口闭口“师父”叫个不停。老禅师听了心里都热的，对兰妹子也就更加器重了。

兰妹子见师父每日在松林里练拳脚，她觉得好玩，也吵着要学，要是别人，老和尚是断然不肯相传的，可他对兰妹子却破例了。开始娘对她学武，心里好大的担心，怕她跌坏手脚，但又不好明反对，因为教兰妹子的是主寺禅师，也就是活菩萨，兰妹子是菩萨保佑活下来的人，菩萨的事她好随便反对么？学了一阵后她放心了，兰妹子不但手脚完整，还身子更结实。兰大嫂喜欢得逢人便讲，这是菩萨保佑，我们兰妹子才能这样平安无事。

谁知，好事不长，正在这时，日本人到鄱湖县来了。太平洋战争发生后、日本人因为战事急需煤炭，他们一面派人到神仙寨一带进行地质勘测，一面从伪满运来苦役，作好开矿的准备。

有苦役就要有关人的地方，日本人一眼便看中了松山庙，寺庙高墙大院，四周深山陡岭，围墙上拉上电网，抓来的人想逃也不容易。他们把庙里菩萨搬走，把殿堂隔成关人的小房。面对这些不信邪的外国人，庙里菩萨也无可奈何只得任人摆布。几个胆小怕事的和尚早跑得无影无踪，张禅师年老走不动，还单身住在庙里。但这个时候，兰妹子是绝对不敢跑到庙里练功，躲都躲不赢，谁还来自找麻烦？

菩萨搬走了，香火断了，主寺和尚无事可做了，张禅师倒落了一身轻闲，每日里他啥地方也不去，实在无聊，便摆弄摆弄棋子。庙里和尚除了诵经焚香之外，都各有爱好，有的喜欢种花，有的喜欢采药，有的喜欢绘画，而老禅师喜欢的是下棋。他是一个下棋高手，不光能下盲棋，还能一人对阵，左手为甲，右手为乙，两手对垒。这时他正在一人独自下棋，一个日本人站在窗下看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忍不住走了进来，尊了一声老和尚的法号：“松山禅师”。松山和尚看了来人一眼，晓得是来松山庙勘探的日本工程师。他听人说过，这个住在庙里的工程师，父亲是日本人，母亲是中国人，别人都称他华先生。

老和尚对华先生点点头，算是招呼，又递给他一张凳子，请他坐下。松山禅师欲收子休棋，华先生忙一手拉住：“大禅师，我和你对奕一局如何？”松山和尚看了对方一眼，没有回答，意思很清楚，随你的便。华先生早把老和尚刚才下的棋局看在眼里，两军对峙，不分上下，他便以中国人的习惯，左为主，右为客，接过大禅师右边的残局。华先生是跟着母亲在中国长大的，也是中国象棋好手。他刚才看到老和尚两手棋路，虽然出手不凡，但只要自己使出杀手锏，并不难取胜。可是，交手几个回合后，他发现自己错了，老禅师还有高招在后，要不是自己年轻，脑子敏捷，差点没有败北，最后只得握手言和。一盘棋下来，他出了一身大汗，从此，华先生便把老禅师视作棋师，一有空闲便来对奕，久而久之，两人倒成了忘年之交。

日本人在松山庙没住上一年，华先生开矿还未筹备妥当，苏联出兵东北，关东军一败涂地，南下的日本兵纷纷北撤，华先生也要随军离走。不巧他这时正生病卧床不起，由老禅师出面请了镇上张郎中医治。华先生走动不得，幸好他有中国血统，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，便留在松山禅师的僧房里。

张郎中在镇上开了个仁和药店，他和张禅师是远房兄弟，大禅师出了面，仁和老倌自然不会推辞。张郎中不愧是妙手回春的高医，只给华先生吃了几剂药，养息个把月，病体便日渐好转，眼看再有十天半月就可复原。没想到仁和老倌上山给华先生采一剂单方时，从石崖上摔死了。这一下对华先生震惊不少，心里不安，病体反而加重。张禅师一时慌了手脚，华先生有个万一，他怎样对得起朋友，再请人医治吧，镇上就只一家仁和药店，往县里送吧，城里人听说日本人谁敢接？请人到松山庙来，哪个又愿翻山越岭到山寨里受这份苦？当然，仁和老倌还有一个儿子叫张文，跟着老子学了医道，如今又在外面读洋学堂，只是近日奔丧才回家料理老人后事，再说老郎中就是为华先生治病送命，怎好又叫老人的后代接手呢？老禅师和华先生正在为难，老郎中的儿子提着一个药包走来了，老禅师惊喜地问：“文伢仔，你这是啥？”张文把药包递给华先生：“这是家父没有配完的那付单方，我配好送来了。”华先生接过药，激动得热泪满面说：“张大夫，我不能再连累你了，治我的病非是一日之功，岂不要荒废了你的学业？”张文笑笑说：“家父一死，家里已无力供我念书了。华先生病成这样，家父未完的事我怎能置之不管呢？”

为了救华先生，老禅师和张文确实吃了不少苦，一连两个月，两人每日守在床头熬汤煎药，端茶送水，到华先生病好，两人瘦了一身肉。华先生病好后，日本人已经投降，上司命令他立刻回国。临走前，他把张禅师和张文请到他的住房里，打开保险箱，端出一个铁盒，掀开铁盒一看，两人大吃一惊，里面是一个一尺见方的金身罗汉。且不说这个金身罗汉做工精细，是个艺术珍宝，单凭它的份量，就是偌大一笔财富。华先生解释说：“这个金罗汉是我娘生前留给我的，她娘家原是清朝一位内阁大臣，这个金罗汉陪着我走了半个中国，我没对任

何人泄露过，我原想回国时带走，可是，我养病几个月，我反反复复想过，不能这样做，它是中国的财宝。张大夫，我大难不死，是你父子救了我，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，今天就把它交给你，略表我一点心意吧！”张文对这样金贵的东西断然不肯接受：“华先生我怎能承受得起，你带回国去吧！”华先生摇头说：“张大夫，金罗汉你不肯要，我也带不回去的，我们投降回国，海关检查就会被没收。金罗汉被搜去事小，关键是金罗汉肚里还藏着开矿的地质资料。”老禅师一惊：“啊！神仙寨有煤田？”华先生点点头：“这个煤田不小，要是开发出来，将是你们县最大的企业。这份开矿地质资料我费了多年心血，丢失了实在可惜，我特地把它拍摄成胶卷，珍藏在金罗汉肚里，留给你们中国也许将来有用。老禅师，张大夫不肯接，你就代他收下吧！”松山禅师拉着好友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华先生你这份心，我收下了。”华先生高兴地将开保险箱的钥匙放在松山和尚手里：“大禅师，这个钥匙你们千万保管好，藏宝险箱的地方一定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另外，还有一件事，另有一份松山庙地质开采图我已托人先期带回日本政府审核去了，我回国后，一定设法请人送回来。好了，全力拜托你们，望多多保重。”华先生说过再三嘱托，才挥泪和两人依依作别。

华先生走了，但是他对老禅师讲的话却被人听了壁脚。有人听说老和尚有个金罗汉，便打着主意想弄到手，无奈松山禅师身怀绝技，来硬的不敢贸然下手，来软的老家伙又守口如瓶，谁也不晓得他把金罗汉藏到那里去了。打主意的人只有心里着急，着急也没法子，只得等机会。

日本人投降后，蒋介石下山摘桃子，反脸无情向解放区大举进攻，在国统区里大抓共产党和工农群众，鄱湖县监狱里一时人满为患，县政府想到日本人在松山庙关过劳工，便把松山庙改为看守所，把县牢里一些刑事犯转到松山庙里来，给犯人

看病的仍请了张文。

松山庙是现成牢房，看守所长芦金不费周折便走马上任了。芦金早年在松山庙当过和尚，是张禅师的开门弟子，只是后来看到庙里香火要断便还俗下了山。芦金一走十几年，不知去向，老禅师以为他还俗归乡，却没想到他混进了官场。

芦金当看守所长，松山禅师仍在后殿禅房里住着。芦所长不忘师恩，对老人还是很照顾，凡是看守所有啥好吃的东西，只要师父能受用的，他都要孝敬一份。本来老禅师这样的日子也好过，谁知不久他却病了，他晓得他一生未得过病的人，一病就十有八九难好。这时，兰妹仔正在省城里读矿业学堂，听说师父病了，便赶回来服侍。老禅师怕她一个人不方便，又把尼姑庵的老道姑请来和她作伴，一同住在客房里。兰妹仔见师父病势严重，忙把张文请了来，张文看了老禅师的病情，只得对兰妹仔说：“你师父阳气已尽，非是药力有效……”兰妹仔听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便扑簌簌流了出来，但又不好把张文的话对师父明说。其实，不用张文、兰妹仔两人开口，老禅师心中自有数，断气之前，一把火圆寂升天，他便完成了造化。只是升天之前，有一桩心事：华先生交给他的金罗汉，虽然藏在不被外人晓得的地方，但开保险箱的钥匙放在谁手里为妥。他早年出家，家中无人，身边徒弟仅芦金和兰妹仔两人。芦金下山十多年，一直未通音讯，这些年的情况不了解，兰妹仔虽然看着长大，但到底年轻……这天夜里他正在床上苦思冥想，突然房梁上跳下一个人，摸到老和尚床前，要他交出日本人给的东西。看来这人已不怕老禅师的武功了，松山和尚已奄奄一息，没有气力和来人计较，便双目一闭不理不答。来人没有办法，只得翻箱倒柜乱找。住在隔壁客房里的兰妹仔，听到师父房里有响动，便连忙起床，走到房门口侧耳一听，见里面有人，便踢门冲了进去，兰妹仔怕那人害师父，忙向师父床前走去，那

人以为兰妹仔来抓他，摸起一张凳子便砸了过去。兰妹仔一闪身让过，却一下砸在老禅师头上，老人哎哟一声断了气。兰妹仔见师父被打死，扭住那人便打。那人见老和尚死了想遁走，但被兰妹仔死死缠住，两人正打得桌板凳子一片响，门口断喝一声，看守所所长芦金堵在门口，他身后还站着一大帮子人，两人只得乖乖住手。

芦金走进房来，见师父被打死，便抓住两人审问，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承认。芦所长只得把两人一同押起来，呈报县里，县长批示：就地入牢，听候处理。就这样，兰妹仔不明不白成了松山庙看守所一名女囚。

二

兰妹仔被抓进看守所后，可把兰大嫂急坏了，第二天一早，她慌慌忙忙跑到松山庙，对着芦金下跪下拜：“芦所长，你行行好，把兰妹仔放了吧！她是来服侍老禅师的，怎么会杀师父呢？这是黑天冤枉啊！”看守所所长说：“大禅师被人打死，当场只有兰妹仔和于天龙两人，都说是对方所杀，现在师父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你说我抓哪一个？放哪一个？县长叫我听候处理，我怎能轻易放人？”兰大嫂听芦所长的口气，放人不可能，只得说：“兰妹仔受了伤，伤口化脓，请郎中给看看吧！”芦金说：“张医生正忙着处理师父的后事，怕这两天没得闲。”兰大嫂忙说：“只要所长答应，文伢仔我去请他。”她见芦所长点了头，便一直来找张文。

仁和老倌在世时，便托媒给文伢仔和兰妹仔换了帖子，张文听说兰妹仔受伤了，忙收拾好药箱子来见兰妹仔。他和兰妹仔曾同在一个学校里念书，从小玩得蛮亲热，一个叫文哥，一个叫兰妹，喊得怪甜的。后来两人长大了，当着外人的面不这

样称呼，但私下里仍不改口。现在兰妹仔见文哥来了，心里说不出的欢喜。昨天夜里她和于天龙厮打，没提防被他刺了两刀，她当时不当回事，咬咬牙挺过去，便没对别人说，没想到天气热，刀口上有毒，一夜功夫伤口便红肿起来。今早娘来看她时，吓了一跳：“哎呀！我的娘！你伤成这样为啥不说嘛！快请个郎中来看看啰！”

兰妹仔的伤口有一处是在大腿上，她怕露出大腿白肉难为情，便说“要请就请个女郎中。”娘摇着头说：“看你讲崽俚话，哪里有女郎中请嘛！要不请个老郎中来。”兰妹仔把头摇得像货郎鼓：“不要，不要，老郎中更不好。”娘说：“我晓得你心里是想文伢仔。”现在娘真的把文哥叫来了，她能不喜欢？

芦金把兰妹仔抓进看守所后，看在师妹的面上，倒没有怎样为难她，让她住一个单间，房里还摆着床铺、桌子。文哥进来时，她正躺在床上，文哥见她要起床忙走一步扶住。

“兰妹，你好好躺着，你的伤——”

兰妹坐起身，把未伤的左手晃了晃“你看，我好好的。”

“好好的？”文伢看了她一眼，“兰妹，你莫逞强了，看看你的脸色嘛！你瞒得过别人，还瞒得过我？来，快伸出右手来。”张文说完，打开药箱，取出两包早已碾碎的伤药，从桌上倒了一杯冷开水，细细地把药调成糊状。这当儿，兰妹早把右手伸了出来，文哥用药水洗净伤口再用伤药把伤口包扎好。

兰妹仔把手刚伸出来时，她有些害羞，脸上泛起红晕，当文哥揉擦她的伤口时，她仿佛身上通了一股电流，说不出啥滋味，感到紧张，也感到甜蜜。等文哥把手上的伤口包扎完，她才迟迟疑疑地说：“腿上的伤……”

“腿上的伤不用看了，我已留下一半药在这里，按我的方法把药敷上就是。”张文把药放在桌上，收起药箱正准备走，兰妹仔一声叫住：“文哥，你何时再来看我？”

“过两天我来给你换药。”

“文哥，我师父的事？”

文哥摇摇手，不要她说下去：“你师父的事我已料理完，这事以后再给你说，你一心好好养伤就是。”张文欲出门，兰妹仔又叫了声：“文哥，你多坐会儿，我心烦。”

“兰妹，我晓得你心里烦闷，可眼下不是陪你的时候。我要去找芦金谈谈。”

芦金当年做和尚时，也喜欢摆弄摆弄药草，拜过仁和老信为师，也曾和张文一道上山采过药，两人在小也划得来，所以，芦金一到看守所，便请他给囚犯看病。所长亲自请来的人，看守们还不另眼相看，因而张文在看守所里像在家里一样，来去自由，从不对他盘问、检查。

张文来到所长室，芦金不等他开口提兰妹仔的事，自己倒先说了：“唉！老弟，这事我心里那能不清楚，按说我和兰妹仔是师兄师妹，你俩的关系我也晓得，是换了帖子的，要能照应的话……只是人命关天。”张文说：“我验了身，老禅师是误死。”芦金用手轻轻敲着桌子说：“是呀！谁失误把师父打死的是呢？这就难说了，我们是讲法律的。”张文提醒说：“事出有因，是于天龙来抢宝——”“是呀，是呀，现在师父一死，宝不知下落，”芦金接口说，“老弟，我俩不是外人，我直话对你说，政府在北方打仗，也迫切需要煤炭。”张文没有说下去。一切都清楚了，芦金也在找金罗汉，所以才一道把于天龙和兰妹仔扣押下来，要向芦金求情放兰妹仔是不可能了。除非是想别的方法，想啥办法呢？买通官府？这得要多少金钱？他家自父亲死后，日子就不景气，兰妹仔也不比他家强，还能有几个活钱？劫牢吧？谁来劫？他是行医出身，除了给人看病，他啥也不会，他也没有一个绿林朋友，要劫牢谈何容易。这两天，张文一面上山给兰妹仔采药，一面在脑子里想着救兰妹仔的主

意。药采好了，他又去牢里给兰妹子换药，兰妹仔见这次都是新鲜草药，便忙问：“文哥，是你这两天采的。”

“唔，新鲜草药药性好一些，你伤可以早好几天。”

“文哥，”兰妹仔脸一红，“你上山采药多危险，你要为我有个三长两短——。”

文哥笑了：“兰妹，你放心，我上山又不是第一回，就是采药擦去点皮，我也高兴嘛！”

兰妹仔忙用手捂住他的嘴：“文哥，不要你这样说，我不愿你为我受伤。”停了停，她看看牢门口没人看守，才悄声说，“文哥，你找芦金了？他怎么说？”

张文说：“兰妹，这些你别问，先安心养好伤就是。”

“我一天也安心不下来，文哥，我要出去。”

文哥轻轻嘘了一声，小声说：“小声点，兰妹，这事弄不好要掉脑袋的。”

兰妹仔把嘴凑到文哥耳边说：“这两天我想好了，只有越狱这条路。芦金对你好，不会对你检查，你在给我送药时，药底下带些打墙的工具来，松山庙我路径熟，打穿墙洞我不愁逃不出去，你只要在石桥下接应我就是。”

“你一个人越狱不行，你要带着全狱的人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越狱时目标分散，看守所发现了也不会盯住你一个人，越狱后芦金也不会猜疑是你带的头，再说，牢里受冤的也不只你一个人嘛！”

“那好，我在牢里串通，你快点把东西带进来。”

张文看看左右，见牢房四周没人，这才打开药箱，把放在上面的药一件件取出，再匆忙取出一个包交给兰妹仔手里，她一摸，竟是打墙用的铁钎、钢钎。兰妹仔喜得一下扑在文哥怀里：“文哥，你，你真好！”

于是，不久后，在一个黑古隆冬的夜里，一件轰动全县的越狱事件便发生了。

三

俗话说，马过留迹，雁过留声。兰妹仔原以钻出了墙洞就太平无事了，那晓得，当她带着人刚从墙洞里钻出来，就被发现了，看守所所长带人追了出来。幸好文哥计算了这步，越狱的人多，四散逃走，芦金满天抓瞎，只好鸣了一阵乱枪。兰妹仔走得匆促，不小心一下滚进山沟里，她听到山头上有人吆喝，看守们打着灯笼火把满山搜查，便躲在山沟里没敢动弹。

大约过了两个时辰，吆喝声听不到了，灯笼火把也不见了，她估计看守所的人走了，这才挪动挪动身子，打算天亮前逃下山去，不然天亮后芦金带着人搜山，她就莫想再逃了。她刚一动脚，不好，钻心地痛，原来是刚才滚下山沟时，又把伤口碰着了。文哥再三交待要她养好伤，她在牢里心烦，也怕芦金突然把她提走，便不等伤好就串通人越狱了。她已约好文哥在石桥下接她，现在就是爬也要爬到那里去。

松山庙山脚下有一座石桥，这是进庙求佛的香客过往必经之路，白昼里车来人往倒蛮热闹，只是到了夜里却景象不同。因为桥下不易发现，早年有些绿林好汉常常躲在桥下，出其不意地突然钻出桥头，横身一站，拦劫过往客商。动作迟呆的只得乖乖被搜身，灵巧的也得丢下行李包裹仓皇逃命。万一抢劫受阻，被警察追赶，只要纵身往桥下一跳，沿河两岸都是人深的茅草，随便往那里一蹲，谁也见不到踪影。今日他约好文哥在桥下接她，就是怕看守所所长追来时，她好沿河逃走。

她试着爬了几步，猛然听到前面草丛里有窸窣窸窣的响声，她吃了一惊，以为是看守所来抓她了，忙在地上一摸，拣